



描寫人生斷片之
歸有光

不準複製

描寫人生 歸有光
斷片之

一冊定價大洋五角

著者 胡 寄 塵

出版者 文藝小叢書社

上海棋盤街

發行者 廣 益 書 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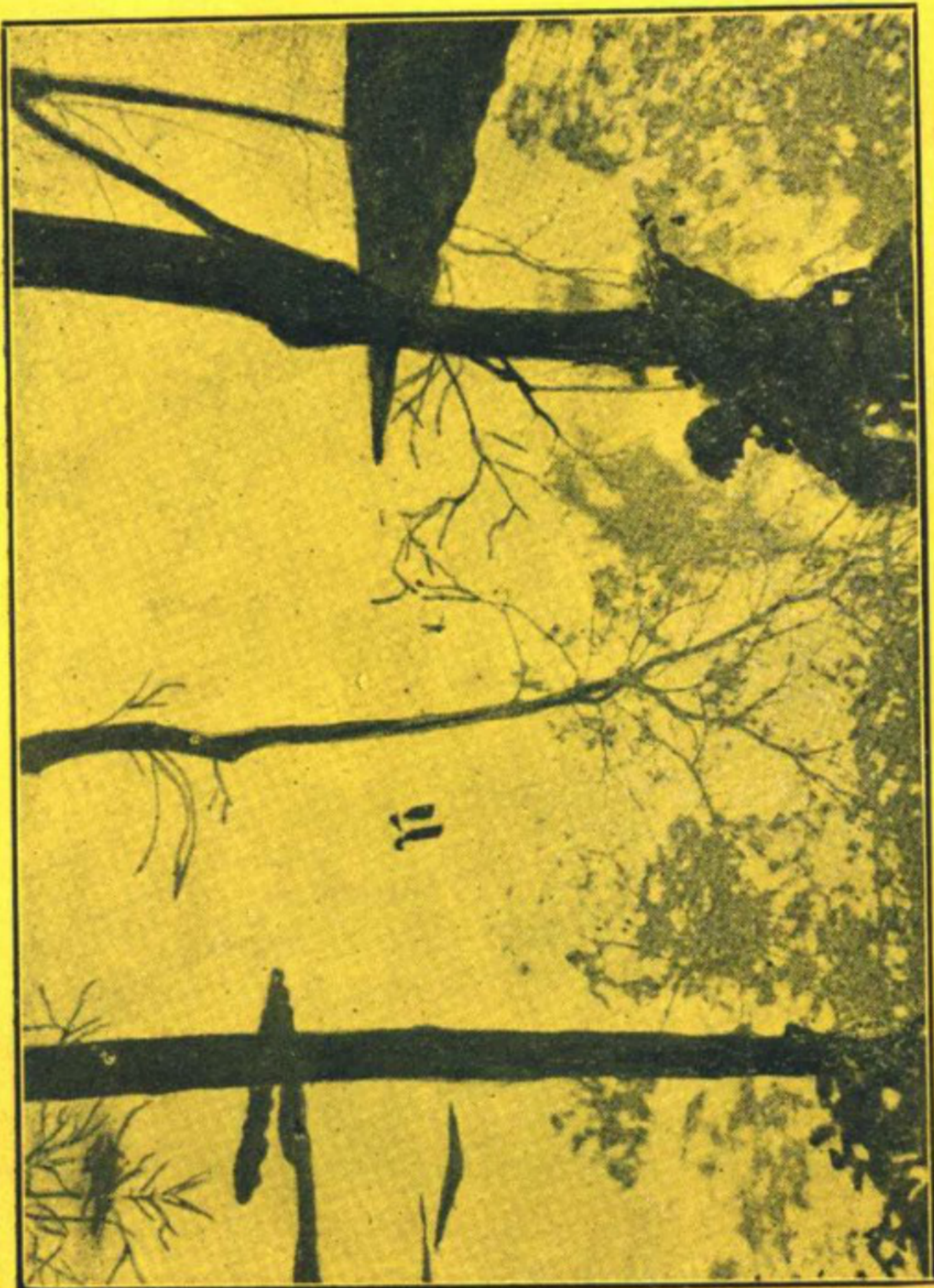
上海福州路

一九三三年三月再版

復旦大學圖書館

989971

景風之鄉故光有歸



帆風澤震



FUDAN JPZ0000044289K 復旦圖書館



描寫人生斷片之歸有光序

三十年前，我在村塾裏讀書的時候，才讀子幾蘇古文，就讀到歸有光的先妣事略、思子亭記、吳山舞詠滄猗亭記等篇。當時只覺得他好，却也說不出他好在甚麼地方。

這三十年來，中國文學界變化得很快。到了今日，誰



也不願意讀所謂古文了，那個還知道三百四十多年前
有一個作者叫歸有光呢？

究竟歸有光的文學作品自有他永久存在的價值。
即便外界樣樣的改變，他還是個他。而且照現在研究文
學的方法去考察他的作品，反能把他好處說出來。

在這幾年中，我也很努力的研究了一下中國文學。
雖然沒有甚麼好成績，但是偶有心得，總把他寫下來。這



樣的小冊子，已有多種；而描寫人生斷片之歸有光就是其中之一。據我所研究的結果，歸有光的文學作品，確有文學上的真價值；所以在小時候讀了，也就莫名其妙的說他好了。

這本書除了介紹歸有光的生平，並說明他文學源流。文學作品的好處而外，再把他重要的幾篇散文，並小簡、小詩等，都選在裏面。



我的意思是要把歸有光的文學作品介紹給人家。人家只要讀了我這本小冊子，已可以了解他文學的好處，同時，也可以賞鑑他的文學，更不一定要去找歸有光的文集了。

關於研究歸有光的文學的文章，我還有好幾種，這不過是其中之一，是六年前寫成的，久置篋中，已預備作廢了。現在友人勸我把他印出來，我覺得還有可以供給



人家研究賞鑑的地方，所以就把他刊印出來。

我只知把我以為如此的，貢獻給人家；至於人家接受不接受，那是各人的見解不同，我也不敢強人必同，也無法強人必同。但是，天涯海角，多少總有幾個和我表同情。


編者自序。



描寫人生斷片之歸有光

一 緒論

歸有光，是三百四十多年前，中國的一個文學家。在舊文學裏說，在唐宋八家以後，前清方望溪以前，便要推他獨步。在新文學裏說，他的一部分的作品，就是今日寫實派小說，及自然派小說。



我以為他的文學作品，在今日是仍有價值的，是有研究的必要。而且我又一直喜歡讀他的文，以前也發表幾篇短論，說明他的好處；現在再把他詳細的研究一下，將我的見解，及前人對於歸氏的評論等，整理一下，共成十二章書，名為描寫人生斷片之歸有光。

本來是打算叫寫實主義之歸有光，或自然主義之歸有光，後來因為這兩個名詞都不妥。一則是西文的翻



樣的小冊子，已有多種；而描寫人生斷片之歸有光就是其中之一。據我所研究的結果，歸有光的文學作品，確有文學上的真價值；所以在小時候讀了，也就莫名其妙的說他好了。

這本書除了介紹歸有光的生平，並說明他文學源流。文學作品的好處而外，再把他重要的幾篇散文，並小簡小詩等，都選在裏面。



能般了解：甯可讓人家批評我淺陋，而不敢以高深驕人。



二 甚麼是古文

像歸有光所做的作品，我們普通叫他是古文。古文這個名詞，是沿着習慣而稱；究竟這兩字的命名，是不妥當，古文的內容是甚麼，這些話在如今都成了問題。

我現在研究歸有光的作品，不得不先把古文來說一說。




大概在韓退之以前，文就是文，沒有甚麼古文不古文。自從魏晉南北朝以來，文學一天天的墮落下來，只重形式，不重實質；而思想爲格調所拘。到了韓退之出來，極力提倡解放，打倒了魏晉南北朝以來的規律。他這種舉動，本可以說是文學革命；不過他的革命，不是倡造新的文學，乃是恢復舊的文學，所以號爲古文。從此古文二字的名詞，便成立了；一直流傳至於現在。



魏晉南北朝以來的文學，漸趨於駢儷；韓退之復古，改爲散文。所以古文在那時候，也就是散文。明清以來，以八股文考試士子；人家稱八股文爲時文，而稱以前的散文爲古文；因此，古文與時文，成了對待的名詞。

甚麼樣的東西算古文呢？但看舊選本裏所載的幾篇文章，就是古了文。最普通的舊選本，就是古文觀止，其次就是古文辭類纂，以外還有許多，不及徧舉了。但看古



文觀止及古文辭類纂裏面所載的作品，就可以知道甚麼是古文了。

古文這個名詞的成立，本來不合科學的方法；不過是跟著舊習慣如此稱謂罷了。所以這個名詞，也沒有研究的必要，簡直當他是無理由的一個名詞罷了。古文這一個名詞，固然是沒理由；然不能說古文中沒有好作品。因為名詞是名詞，作品是作品；不能因為名詞不妥，就把作



品也抹殺了。況中國古代有價值的作品，無不是包括在所謂古文之中。所以古文這名詞，可以不必理牠；古文中

的作品，不可不留心研究牠。

這樣說：所謂古文中的作品，在今日看起來有怎樣的價值呢？我答復這個問題道：古代人所做的文學作品，當然是發揮那時代人的思想，描寫那時代人的環境；當然是現代的思想不同，和現代的環境不同。然我們不能

因此便以爲他沒有價值。因爲這不是文學本身的問題；論到文學本身他的價值，依舊存在，並不曾失去。不過我在這是指好的作品而言，不好的作品的價值，已失去了。

我們拿今日的眼光，去讀古文；可先拿今日的文體，去分析古文。我嘗以爲古文裏的實質，總不外乎三件事，便是：（1）事，（2）理，（3）情。所以古文差不多可分爲三部分：（1）記事的，（2）說理的，（3）抒情的。拿現在的文





體支配起來：記事的，就是現在的歷史，及小說。（像舊文體中的典志是歷史；舊文體中的傳誌、雜記是小說。說理的，就是現在的演說錄，在舊文體中爲論著，爲書牘之一部分。抒情的，就是現在的抒情文。在舊文體中爲詞賦，爲哀祭，爲書牘之一部分。⊖

我們將古文當古文看，便沒興趣；將古文當歷史看，當小說看，當演說錄看，當抒情文看，便有興趣了。⊖



歷史當然不在文學的範圍以內。就是在舊文學裏，
典志之文，也是質實而乏文學的興趣。演說錄，在今日也
有人不把他放在文學以內；不過在中國的舊習慣裏，說
理之文，往往不是老老實實說出來，要經過藝術的修飾，
要用有修辭學意味的文字說出來；因此雖是一篇說理
文，却是也富有文學的興趣。這是由戰國時的縱橫家；變
化而來的；不能拿西洋的文學眼光來看他。小說和抒情



文是文學；人人知道，不必再說明了。舊文學的體例，雖然很多很多；但無不可歸納於歷史，小說，演說錄，抒情文之中。

三 歸有光的古文

上章既然說明白了，甚麼是古文；那麼，現在可以說歸有光的古文了。

歸有光的作品，以前的人，當然是叫他做古文；在今日看起來，應該根據上章所說的理由，分爲歷史，演說錄，小說，抒情文等等來看。





歸有光的作品，雖然也包括許多體例；但他最擅長的作品，就是傳誌一類的文章。換一句話說：歸有光最擅長的作品，就是小說。所以歸有光的他種文學，暫且不論；專論他的小說文學。③

中國古文裏的小說，也分好幾種：大概其一是寓言，如陶潛的桃花源記，柳宗元的捕蛇者說，三戒，蝮蠍傳等篇便是。

其二，是浪漫派的小說，如蘇軾的方山子傳，侯方域的馬伶傳，魏禧的大鐵椎傳等篇便是。

其三，是寫實派與自然派的小說，這一派的小說，只有歸有光做得最多。如先妣事略，篤溪翁傳，思子亭記等篇便是。

浪漫派，寫實派，自然派，都是由西洋文學裏翻譯過來的名詞；沒有讀過西洋書原文，或譯本的人，當然不知





道他是甚麼。在我們做書的人，不得不下一種註解。我如今爲着讀者便利起見，近於浪漫派的小說，叫他做記奇人異事的小說；近於寫實派及自然派的小說，叫他做描寫人生之斷片的小說；這樣說來，看慣中國文學的人，也容易明白了。

再說明白些：甚麼叫記奇人異事？便是所記的人，不是常見的人；所記的事，也不是常有的事；或者也是不會



真有的人；不可能的事。不過是作者想到那裏，就寫到那裏罷了。如魏禧的大鐵椎傳，我便有些不相信，世界上真有這樣的人。

甚麼叫描寫人生的斷片呢？就是所描寫的，都是眼前所常見的事；實情實景，一筆一筆的描寫出來；寫得逼真，令人如身歷其境，實則都是很平淡無奇的事，並不是寫些奇怪的事，來激動人家的感情，試一讀歸有光的先



此事略等篇，便可以知道了。

記奇人異事，及描寫人生之斷片，既然說明白了；我以為描寫人生之斷片六個字，拿來形容歸有光的擅長的作品，尚覺適宜；因此這本書的名目，便叫做描寫人生斷片之歸有光。

歸有光的描寫人生之斷片的文學，大約在寫實派與自然派之間。不能確切指定他是寫實派，或自然派；所



以還是用描寫人生之斷片六個字，來形容他，較為適當一些。



四 歸有光的生平及其性情

我在介紹歸有光的文學以前，先略說一說他的生平及其性情。

歸有光，字熙甫。江南崑山人。生於明正德元年（西曆紀元一千五百零六年，民國前四百零六年）卒於明隆慶五年（西曆紀元一千五百七十一年，民國前三百



四十一年。)年六十六歲。父名正，爲長興知縣。母周氏。妻魏氏，續娶王氏，再續娶費氏。有子六人。而其子歸慕，字季思；曾孫歸莊，字元恭，尤以能文著稱。^④

歸有光九歲能文，弱冠盡通經史諸書。嘉靖十九年，(西曆紀元一千五百三十九年，民國前三百七十三年。)舉鄉試第二人，爲茶陵張文隱所知。後來八次會試，不曾中式；退居嘉定地方的安亭江上，讀書談道；四方來從



他求學的人很多。門人們稱他爲震川先生。^⑤嘉靖四十四年，始成進士；授湖州長興縣縣令。隆慶四年，大學士高拱，趙貞吉，引爲南京太僕丞；修世宗實錄。明年，卒於官。所著有震川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三吳水利錄四卷。^⑥

他少年時，風貌秀美，性情淵永；而於家人朋友之間，有一種真摯的感情；但讀他的先妣事略，思子亭記等篇，便可想見。而列朝詩集小傳有云：「熙甫重平生知己，每

敘張文隱事，輒爲流涕。」這可以見他的性情真摯了。

他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善爲文。善讀史記，及韓愈，歐陽修的文。但看他自己作的花史館記一文，可以想見他醉心史記的程度了。而且花史館記，也可以看得出他曠達的胸襟。^⑦

王錫爵所撰墓誌銘，又有幾句云：「先生不獨以文章名世；而其操行高潔，多人所難及者。」又云：「爲湖州





長興縣令……聽訟時，引兒童婦女與吳語；務得其情事。有可解者，立解之。」這兩番話，也可以見他情性的一斑。關於歸有光的古文淵源的話，下章再說，這裏不多說了。



五 歸有光的古文的淵源

歸有光的古文，是出於史記及韓歐。前人已論定了。

錢牧齋列朝詩集小傳云：熙甫爲文，原本六經；而好太史公書，能得其風神脈理。其於八家，自謂可肩隨歐，曾臨川（王安石）則不難抗手。

王世貞歸太僕贊序云：先生於古文詞，雖出之於史，



漢；而大較折衷於昌黎，（韓愈）廬陵。（歐陽修）當其
所得意，沛如也。不自雕飾，而自有風味，超然當名家矣。

王錫爵所作墓誌銘云：先生於書，無所不通；然其大
旨，必取衷六經。而好太史公書。所爲扞寫懷抱之文，溫潤
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歎；無意於感人，而歎愉慘惻之
思，溢於言語之外；嗟嘆之，淫佚之，自不能已已。

方望溪書震川文集後云：震川之文，發於親舊，及人



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不修飾而能情辭并得，使覽者惻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于長，故能取法歟，而少更其形貌耳。

姚姬傳云：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却自風韻疎淡，是於太史公有深會處。

曾滌生云：歸文有寥寥短章，而逼真史記者，乃其最高淡處。



按統觀上各人的話，可以知道歸有光古文的淵源了。以上各人；有的和震川同時，有的是前清做古文的名家；他們的話，都是可以相信的。而照我看來，史記包羅萬有；後世韓愈、歐陽修，雖同出於史記；而韓得史記之氣，歐得史記之神。各得一偏，便各成一家。歸有光熟讀史記，而自己說可肩隨歐，可見他也是得到史記之神，和歐陽修是一路的。又因他的天性富於感情；描寫家庭朋友間



的瑣碎事情，無處不有深情寄托，確和歐陽修相似；而描寫詳細的地方，更非歐陽修所能及。他的文，可算是自成一家，為前人所沒有的。^(八)

照現在的眼光看起來：史記還是浪漫，歸有光是寫實與自然。這樣的作品，在中國文學界裏，確是少有的；而且到現在仍舊是有價值的。



六 描寫人生斷片之歸有光（上）

將歸有光的古文之一部分，當做描寫人生之斷片的小說看，不自我始；前人早已見到，不過不曾說明罷了。

方望溪道：

震川之文，……其辭號雅潔；仍有近俚而傷於繁者。按：望溪所說的近俚，就是我所說的善叙俗事；望溪



所說的傷於繁，就是我所說的能較詳細的描寫：這兩句話，在望溪是指他的短處，在我以為正是他的長處。觀念雖然不同，能看出這一種特點，是一樣的。又曾滌生道：

歸文妙遠不測，然轉有質而近俚者。

曾滌生的見解，和方望溪相同，不必多說。只有姚姬傳獨能道得出歸文的好處。他說道：

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



這兩句話，評論歸文，可算是很確當，也就是描寫人生之斷片的意思。不要緊題，就是眼前不要緊的瑣事；不要緊話，就是描寫人生之斷片的文學了。

我拿描寫人生之斷片這幾個字，來形容歸文的一部分，想是讀者都明白我的意思了。不過我再要補說一句：斷片的斷字，也很重要；因為他所描寫的，乃是零零碎碎的人生影片，並不是整個的影片。



以上我的話說完了。請讀者去讀他的作品罷！我現在揀了幾篇，抄在下面，做個代表。

見村樓記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即古婁江；然婁江已湮，以隍爲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未二十里若抱，若折，遂東南入於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



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延實，產于江右南昌之官廨。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甌，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延實無不識也。獨於羅巷村者，生平猶昧之。中丞既謝世，延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潼港。有樓翼然，出於城園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



遠近映帶。延實焚香灑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
村。余間過之，延實爲具飴。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
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
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飴，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余
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
常至暮，悵然而返。今兩人者皆亡，而延實之樓，卽方
氏之故廬，予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攜策入城，往來省



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執父之母知而告之。予可以爲執父之母乎！延實既能不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思，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古大臣子孫，蚤孤而自樹者，史傳中多其人，延實在勉之而已！

雪竹軒記

馮山人爲予言：「吾甚愛雪竹，故人以雪竹呼



吾，因以名吾軒。請子記之！予不暇以爲；而山人求之數歲，或以詩，或以書，日月一至，予以山人所以得於雪竹者，山人自知之；豈有假於予之言，是以曠歲而不答也。山人少喜爲詩，詩出，而上海陸文裕公亟稱之。先是，山人居崑山之安亭；及予來安亭，則山人已遷上海界中，與安亭隔一江。予嘗過永懷寺，愛其古桂，坐久之。問寺中所往來者，僧曰：「地僻，絕無人；



惟有馮山人時時過江來，獨吟桂樹之下。」予後數見之於張通參之座；通參與湖州劉尙書爲社會，二公皆稱山人爲篤實君子。去年山人年老矣，與通參遊匡廬，武夷還，而示余紀遊詩一編。予戲曰：「馮先生之雪竹，必求之匡廬，武夷間耶！」今年，予買田青浦之嵩塘，山人與予書曰：「吾近卜築盤龍，與嵩塘近，子來觀我雪竹。予性懶，不能謁。青浦令爲其所怒，」



所買田幾爲奪去。予亦削迹茲土矣。山人復遣其子來曰：「告前吾子雪竹軒，復移盤龍也。吾今老於此，子許我記，幾年不能得；今吾旦暮死，惟欲得子一言，是吾心也。」予問山人起居？其子曰：「去年與通參行郡中，老人目不能了了；道間有古井，無石欄，不覺越過之，幾墜。自此不復出。每自歎曰：匡廬，武夷，不可復至矣，雪竹則何所無之。」其子去，又數數書來；會



予方北上，思欲一造山人之竹所而不能矣。因書之，以告別。且使揭之楣間，爲雪竹軒記云。

項脊軒記

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墻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



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積書滿架，假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堦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予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往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宴，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



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於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予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叩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



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往從軒前過，余扃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項脊生曰：濁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台；劉玄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



區區處敗屋中，方揚眉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陷井之蛙何異！余既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甯，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于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植所手也。今已享

亭如蓋矣。

滄浪亭記

浮圖文瑛，居大雲菴，環水，卽蘇子美滄浪亭之地也。亟求余作滄浪亭記，曰：「昔子美之記，記亭之勝也；請子記吾所以爲亭者。」余曰：「昔吳越有國時，廣陵王鎮吳中，治南園於子城之西南。其外戚孫承佑，亦治園於其偏；迨淮海納土，此園不廢。蘇子美





始建滄浪亭，最後禪者居之，此滄浪亭爲大雲菴也。有菴以來，二百年，文瑛尋古遺事，復子美之構，於荒殘滅沒之餘，此大雲菴爲滄浪亭也。夫古今之變，朝市改易；嘗登姑蘇之臺，望五湖之渺茫，羣山之蒼翠，太伯，虞仲之所建；闔閭，夫差之所爭；子胥種蠶之所經營；今皆無有矣！庵與亭何爲者哉！雖然，錢鏐因亂攘竊，保有吳越；國富兵強，垂及四世；諸子姻戚，乘時



奢僭宮館苑囿，極一時之盛。而子美之享，乃爲釋子所欽重如此。可以見士之欲垂名於千載之後，不與共澌然而俱盡者，則有在矣。文瑛讀書，喜詩，與吾徒游；呼之爲滄浪僧云。

花史館記

子問，居長洲之甫里；余女弟姆也。余時過之，泛舟吳淞江，遊白蓮寺，憩安隱堂，想天隨先生之高風，



相與慨然太息；而問子必挾史記以行。余少好是書，以爲自班孟堅已不能盡知之矣！獨子問以余言爲然。開歲不見，見必問史記，語不及他也。會其堂燬，新作精舍，名曰花史館。蓋植四時花木於庭，而度史記于室，日諷誦其中。謂人生如是足矣，當無營於世也。夫四時之花木，在於天地運轉，古今代謝之中，其漸積豈有異哉！人於天地間，獨患其不能在事之外，而



不知止耳。靜而處，其外視天地間萬事，如庭中之花開謝於吾前而已矣。自黃帝迄於太初，上下二千餘年，吾靜而觀之，豈不猶四時之花也哉！吾與子問所共者，百年而已；百年之內，視二千餘年，不啻一瞬；而以其身為已有，營營而不知止，又安能觀世如史，觀史如花也哉？余與子問言及此，抑亦進於史矣，遂書之以為記。



野鶴軒壁記

嘉靖戊戌之春，予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吾崑之馬鞍山，小而實奇；軒在山之麓。旁有泉，芳冽可飲。稍折而東，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洲墓；以宋劉過葬於此。墓在亂石中，從墓間仰視，蒼碧嶙峋，不見有土，惟石壁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往，意其間有仙人居也。始，慈溪楊子器名父創



此軒，令能好文愛士，不爲俗吏者稱名父，今奉以爲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於此耶！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煮茗，翻爲主人。予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



七 描寫人生斷片之歸有光（中）

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尙有西子之遺跡。若虎邱，劍池，及天平，尙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



七十二峯，沈浸其間，則海內之奇觀矣。余同年友魏君用晦，爲吳縣未及三年，以高第召入爲給事中。君之爲縣，有惠愛，百姓扳留之，不能得；而君亦不忍於其民；由是好事者繪吳山圖以爲贈。夫令之於民，誠重矣！令誠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澤而有榮也；令誠不賢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君於吳之山川，蓋增重矣！異時吾民，將擇勝於巖



巒之間，尸祝於浮屠老子之宮也，固宜。而君則亦既去矣，何復惓惓於此山哉？昔蘇子瞻稱韓魏公去黃州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爲思黃州詩，子瞻爲黃人刻之於石；然後知賢者於其所至，不獨使其人

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於其人也。君今去縣已三年矣。一日，與余同在內庭，出示此圖，展玩太息，因命余記之。噫！君之於吾吳，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

民能忘之也！

世美堂後記

余妻之曾大父王翁致謙，宋丞相魏公之後，自大名徙宛邱，後又徙餘姚，元至順間，有官平江者，因家崑山之南戴，故縣人謂之南戴王氏。翁爲人倜儻奇偉。吏部左侍郎葉公盛，大理寺卿章公格，一時名德，皆相友善，爲與連姻。成化初，築室百楹於安亭江





上，堂宇宏敞，極幽雅之致，題其扁曰世美。四明楊太史守阯爲之記。嘉靖中，曾孫某以逋官物，粥于人，余適讀書堂中，吾妻曰：「君在，不可使人頓有黍離之悲。」余聞之，固已惻然，然亦自愛其居閒靚，可以避俗習也；迺謀質金，以償粥者，不足，則歲質貸，五六年，始盡讎其直。安亭俗皆窳而田惡，先是，縣人爭以不利阻余；余稱孫叔敖請寢之邱，韓獻子遷新田之語。



以爲言，衆莫不笑之，余於家事未嘗營省，吾妻終亦不以有無告，但督僮奴墾荒萊，歲苦旱而獨收。每稻熟，先以爲吾父母酒醴，乃敢嘗酒，獲二麥，以爲舅姑羞饗，乃烹飪祭祀，賓客婚姻，贈遺無所失。姊妹之無依者，悉來歸，四方學者，館餼莫不得所。有遭憫不自得者，終默默未嘗有所言也。以余好書，故家有零落篇牘，輒令里媪訪求，遂置書無慮數千卷。庚戌歲，余



落第出都門，從陸道旬日至家；時芍藥花盛開，吾妻具酒相問勞：余謂得無有所恨耶？曰：「方共採藥鹿門，何恨也。」長沙張文隱公薨，余哭之慟；吾妻亦淚下曰：「世無知君者矣！然張公負君耳。」辛亥五月晦日，吾妻卒。實張文隱公薨之明年也。後三年，倭奴犯境，一日抄掠數過，而宅不毀，堂中書亦無恙。然余遂居縣城，歲一再至而已。辛酉清明日，率子婦來省祭，

留脩圯壞，居久之不去。一日，家君燕坐堂中，慘然謂余曰：「其室在，其人亡，吾念汝婦耳！」余退而傷之，述其事以爲世美堂後記。

重脩承志堂記

吾家舊宅在宣化里者，吾大父亦不知其何所始。第云高大父於成化，初始創承志堂。時大父方齟齬，上梁之日，有二鶴翔止於梁上，觀者千人，皆以爲





吉祥壽考之徵。大父爲太常卿夏公孫壻，夏公親題其額曰承志堂。其後高大父又自別創宅於須浦之上，吾生之年，高大父夢有人謂曰：「公何不作高元嘉慶堂？」高大父覺而喜曰：「城中必得孫矣。」城中，蓋指今舊宅大父居也。已而吾與伯兄皆生，高大父遂以次年創堂須浦，願太史九和爲之記。然吾大父猶自居城中。先是，堂前嘗有虹起屬天，又大父關



西園，好植薔薇；須浦創堂之前年，春花盛開，花中復有蕊，作重疊樓于週圍，滿架五色燦爛，所未有也。西園南有井，雖大旱不竭；人亦以爲井泉甘美，能益人壽，以是大父與世父及先君皆饗高年，隆慶二年，吾自吳興還，因返舊宅，撐支傾陔，完葺破漏。明年二月，僅還舊日之觀。歐陽公題王太師畫像云：「畫已百年，完之又可得百年。」吾脩此堂，亦謂尙可及百年。



也。第年往歲，德業不聞，無以副前人命堂之志；且以去吾祖父之生，不至十年，依依仰止，豈勝怵惕悽愴之情云！

陶菴記

余少好讀司馬子長書，見其感慨激烈，憤鬱不平之氣，勃勃不能自抑；以爲君子之處世，輕重之衡，常在於我，決不當以一時之所遭，而身與之遷徙上



下；設不幸而處其窮，則所以平其心志，怡其性情者，亦必有其道，何至如閭巷小夫，一不快志，怨悲憔悴之意，動于眉睫之間哉！蓋孔子亟美顏淵而責子路之慍見，古之難其人久矣。已而觀陶子之集，則其平淡冲和，瀟灑脫落，悠然勢分之外，非獨不困於窮，而直以窮爲悞；百世之下，諷詠其詞，融融然塵查俗垢與之俱化；信乎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



進於孔氏之門；而世之論者，徒以元熙易代之間，謂爲大節，而不究其安命樂天之實。夫窮苦迫于外，飢寒潛於膚，而情性不撓，則于晉宋間，真如蚍蜉聚散耳。昔虞伯生慕陶，而並諸邵子之間；予不敢望于邵，而獨喜陶也。予又今之窮者，扁其室曰陶菴云。

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



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予妻之家在焉，予獨愛其宅中間靚，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爲山，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遶而東，風帆時過於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剎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予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智者去之，其妾之絜然仁者遠



之，擁腫之與居，執掌之爲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予居於此，竟日閉戶，二三子或有自遠而來者，相與謳吟於荆棘之中。予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輓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爲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若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思子亭記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予始攜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宏遠，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予性懶拙，雙扉晝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長穿走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



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平生之樂事也。十二月
己酉，攜家西去；予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
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
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
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塔戶席之間，無處不見
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塚人俞老，薄暮見兒衣
綠衣，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因作思子之亭，徘徊



四望，長天寥廓，極目於雲烟杳靄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

家譜記

有光七八歲時，見長老，輒牽衣問先世故事；蓋緣幼年失母，居常不自釋，於死者恐不得知，於生者恐不得事，實創巨而痛深也。歸氏至於有光之生而日益衰，源遠而末分；口多而心異。自吾祖及諸父而



外，貪鄙詐戾者，往往雜出於其間；率百人而聚，無一人知學者；率十人而學，無一人知禮義者。貧窮而不知卹；頑鈍而不知教；死不相吊；喜不相慶；入門而私其妻子；出門而誑其父兄；冥冥汶汶，將入於禽獸之歸。平時呼召友朋，或費千錢；而歲時薦祭，算計杪忽；俎豆壺觴，鮮或靜嘉。諸子諸婦，班行少綴，乃有以戒賓之故，而改將事之期；出庖下之餽，以易薦新之品。



者。而歸氏幾於不祀矣。小子頑瞻廬舍，閱歸氏之故籍，慨然太息流涕曰：「嗟乎！此獨非素節翁之後乎！而何以至於斯也？父母兄弟，吾身也；祖宗，父母之本也；人兄弟之分也；不可以不思也。思則飢寒面相娛；不思則富貴而相攘；思則萬葉而同室；不思則同母而化爲胡越；思不思之間而已矣！人之生子，方其少時，兄弟呱呱，懷中飽而相嬉，不知有彼我也。長而有



室，則其情已不類矣。比其有子也，則兄弟之相視，已如從兄弟之相視矣。方是時，惟恐夫去之不速，而孰念夫合之之難，此天下之勢，所以日趨於離也。吾愛其子，而離其兄弟；吾之子亦各念其子，則相離之害，遂及於吾子，可謂能愛其子耶！有光每侍家君，歲時從諸父兄弟執觴上壽，見祖父皤然白髮，竊自念吾諸父兄弟，其始一祖父而已。今每不能相同，未嘗不



深自傷悼也。然天下之事，壞之者自一人始；成之者亦自一人始。仁孝之君子，能以身率天下之人，而况於骨肉之間乎！古人所以立宗子者，以仁孝之道責之也。宗法廢，而天下無世家；無世家，而孝友之意衰。風俗之薄日甚，有以也。有光學聖人之道，通於六經之大指，雖居窮守約，不錄於有司，而竊觀天下之治亂，生民之利病，每有隱憂於心，而視其骨肉，舉目動



心將求所以合族者而始於譜。故吾欲作爲歸氏之譜，而非徒譜也，求所以爲譜者也。

八 描寫人生斷片之歸有光(下)

亡兒翻孫壙誌

烏乎！余生七年，先妣爲聘定先妻；而以吾姊與
王氏。一年，而先妣棄余。余晚婚，初舉吾女。每談先妣
時事，輒夫婦相對泣。又三年，生吾兒；先妻時已病，然
甚喜呼女婢抱以見舅氏。臨死之夕，數言二兒，時時





載二指以示余，可痛也！蓋吾祖始有曾孫，故其母字之曰曾孫。余重違其母言，又以曾孫不可以爲諱，故名翻孫云。時吾兒生甫三月，日夜望其長成；至於今十五六年，見吾兒豐神秀異，已能讀父作書，常自喜先妻爲不死矣。而先妣晚年之志，先妻垂絕之言，可以尙慰也。不意余之不慈不孝，延禍於吾兒，使吾祖吾父垂白，大吾兒也！吾兒之亡，家人無大小，哭盡哀；



今母之黨，皆哭之，愈於親甥；其與之游者，相聚而哭；其性仁孝，見父母若諸母，尙有乳哺之色；慈愛於人，多大人長者之言：故其死，莫不哀。始余憐吾兒，不甚督課之；或以爲言，余獨自念：如吾兒當自不待督課也。嘗試之三史，卽能自解，諸生來問學者，余少出，令兒口傳，往往如所言。或入自外舍，輒就兄旁展卷視所讀何書。余閒居無事，學著事，每一篇成，卽持去，忻



然朗誦。與之言世俗之事，不屑也。一日，余與學者說書退食，方念諸子，天寒，日已西，尙未午殮，使人視之，則兒已白母，爲具食矣。洞庭有來學者，貧甚，余館之；兒時造其室，視食，殷勤慰藉，其人爲之感泣。余與妻兄市宅，直已讎，面求不已；兒每從容言舅舍大宅而居小宅，可念，吾父終當恤之，他勿論也。余誤管一人，兒前力爭之；余初不省而後悔；管者聞兒死，爲之大



哭。余窮於世久矣！方圖閉門教兒子，兒能解吾意，對之口不言而心自喜，獨以此自娛，而天又奪之如此，余亦何辜於天耶！歲之十二月，余病畏寒，不能早起，日令兒在臥榻前誦離騷，音聲琅然，猶在吾耳也。會外氏之喪，兒有目疾，不欲行，強之而後行。蓋以己酉往，甲子死也。方至外氏，姿容粲然，見者歎異。生平素強壯，無疾也；孰意出門之時，姊弟相攜，笑言滿前；歸



來之時，悲哭相向，倏然獨不見吾兒也！前死二日，余往視之；兒見余夜坐，猶曰：「大人不任勞，勿以吾故不睡也。」曰：「吾母勿哭我，吾母羸弱，今三哭我矣。」又數言「亟攜我還家！」余謂汝病不可動，卽蠟盛甚苦；蓋不聽兒言，欲以望兒之生也；死於外氏，非其志也。烏乎！孰無父母妻子，余方孺慕，天奪吾母；知有室家，而余妻死，吾兒幾成矣，而又亡；天之毒於余，何



其痛耶！吾兒之孝友聰明，與其命相，相不當死。三月而喪母，十六而棄余，天之於吾兒，何其酷耶！當時足不踰閩外，而以旅死，其又何耶！術者曰：「外氏之喪以甲寅呼癸巳，」吾兒癸巳生也。青鳥之書，僂瓊拘畏，常以爲不可信，其又足以移禍福於人耶！禹鼎淪沒，九黎亂德，是何白日晦冥耶！鬼鷄鷩張，神奸倣撮，王虺封豕，長爪巨牙，暴橫於原野之間邪！何美好清



淑如吾兒，使之摧折沈埋；必蒙俱而驚墊者，乃享富貴長世也？夫服仁義，稱先王，非獨世之所嗤笑，抑亦人之所嫉惡也。余兢兢世路，落落無所向，回視三稔，韓子所謂少而强者不可保，而孩提者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吾於世已矣！按禮，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是適子亦殤也。而春秋伯姬卒，傳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



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邠之戰，汪錡死，魯人欲勿
殤，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不亦可
乎！」先王之禮，爲之大法而已；至於因時損益輕重
之宜，一聽之於人。檀弓記曾子問諸篇可見矣。夫禮
之精微，不能一一而傳也。念悲吾母之志，而先妻於
是真死矣；故字之曰子孝，而以成人之喪治之；蓋吾
祖吾父之所痛，國人之所許，而先妣之志之所存也。



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夫延陵季子之葬子，非古有也；而孔子之所謂合禮者也。余於吾兒，欲勿殤也，其可乎？死之四日，丁卯，爲壙於縣之金潼巷先高祖承事郎府君饗堂之東。房渴葬未成葬也，書以志余之悲而已矣！嘉靖二十有七年，歲次戊申，十有二月某日。

女如蘭壙志



須浦先塋之北，纍纍者，故諸殤冢也。坎方封，有新土者，吾女如蘭也。死而埋之者，嘉靖乙未中秋日也。女生踰周，能呼予矣。烏乎！母微而生之，又艱，予以其有母也，弗甚加撫。臨死，乃一抱焉。天果知其如是，而生之奚爲也？

女二二壙志

女二二生之年月戊戌，戊午；其日時又戊戌戊



午：予以爲奇。今年，予在光福山中，二二不見予，輒常呼予。一日，予自山中還，見長女能抱其妹，心甚喜。及予出門，二二尙躍入予懷中也。既到山數日，日將晡，予方讀尙書，舉首忽見家奴在前，驚問曰：「有事乎？」奴不卽言，第言他事，徐却立曰：「二二今日四鼓時已死矣。」蓋生三百日而死，時爲嘉靖己亥三月丁酉。予旣歸，爲棺斂，以某月日瘞於城武公之墓。



陰。烏乎。予自乙未以來，多在外，吾女生既不知，而死
又不及見，可哀也已！

寒花葬志

婢魏孺人媵也。嘉靖丁酉五月四日死，葬虛邱。
事我而不卒，命也！夫婢初媵時，年十歲，垂雙鬢，曳深
綠布裳。一日天寒，燕火煮葷，熟婢削之盈甌，予入
自外，取食之；婢持去不與；魏孺人笑之。孺人每令婢



倚几旁飯；卽飯；目眶冉冉動；孺人又指予以爲笑。回思是時，奄忽便已十年。吁！可悲也已！

先妣事略

先妣周孺人，弘治元年二月十一日生。年十六，來歸，踰年，生女淑靜者，大姊也。期而生有光，又期而生女子，殤一人，期而不育者一人。又踰年，生有尙，姓十二月。踰年，生淑順，一歲，又生有功，有功之生也，孺



人比乳他子加健；然數顰蹙，願諸婢曰：「吾爲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螺進曰：「飲此後，姪不數矣！」孺人舉之盡，暗不得言；正德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孺人卒。諸兒見家人泣，則隨之泣，然猶以爲母寢也，傷哉！於是家人延畫工畫出二子，命之曰：鼻以上畫有光，鼻以下畫大姊，以二子肖母也。孺人諱桂，外曾祖諱明，外祖諱行，太學生，母何氏。世居吳家橋，去



縣城東南三十里，由千墩浦而南，直橋，並小港以東，居人環聚，盡周氏也。外祖與其三兄，皆以貧維；敦尙簡實，與人煦煦說村中語；見子弟甥姪，無不愛。孺人之吳家橋，則治木綿入城，則緝繡；燈火熒熒，每至夜分。外祖不二日，使人問遺；孺人不憂米鹽，乃勞苦若不謀夕。冬月，鑪火炭屑，使婢子爲團，累累塞階下。室靡藥物，家無閒人。兒女大者攀衣，小者乳抱，手中級



綴不輟，戶外灑然。遇僮奴有恩，雖至簞楚，皆不忍有後言。吳家橋歲致魚蟹餅餌，率人人得食；家中人聞吳家橋人至，皆喜。有光七歲，與從兄有嘉入學，每陰風細雨，從兄輒留，有光意戀戀，不得留也。孺人中夜覺寐，促有光暗誦孝經，卽熟讀，無一字齟齬，乃喜。孺人卒，母何孺人亦卒；周氏家有羊狗之病，舅母卒，四姨歸顧氏又卒，死三十人而定；惟外祖與二舅存。孺



人死十一年，大姊歸王三接，孺人所許聘者也；十二年，有光補學官弟子；十六年，而有婦，孺人所聘者也；期而抱女，撫愛之，益念孺人，中夜與其婦泣。追惟一二，彷彿如昨，餘則茫然矣！世乃有無母之人，天乎痛哉！

筠溪翁傳

余居安亭，一日，有來告云：「北五六里溪上，草



舍三四楹，有筠溪翁居其間，日吟哦，數童子侍側，足未嘗出戶外。」余往省之，見翁頽然，哲白；延余坐，淪茗以進。舉架上書，悉以相贈，殆數百卷。余笑謝而還。久之，遂不相聞；然余逢人輒問筠溪翁所在。有見之者，皆云：「翁無恙。」每展所予書，未嘗不思翁也！今年春，張西卿從江上來，言翁居南澥浦，年已七十，神氣益清，編摩殆不去手。侍婢生子，方呱呱，西卿狀翁



貌，如余十年前所見加少，亦異矣！噫！余見翁時，歲暮，天風慄慄，野草枯黃；日將晡，余循去徑還家；媪兒子以遠客至，具酒；見余挾書還，則皆喜。一二年，妻兒皆亡；而翁與余別，每勞人問死生，余雖不見翁，而獨念翁常在宇宙間；視吾家之溘然而盡者，翁殆如千年人。昔東坡先生爲方山子傳，其事多奇；余以爲古之得道者，常遊行人間，不必有異；而人自不之見。若篤



溪翁，固在吳淞烟水間，豈方山子之謂哉？或曰：「篤
溪翁非神僊家者流，抑巖處之高士也歟！」^④



九 歸有光與桐城文

桐城文，是清朝一種文派的名目。從清初到清末，這一派都是很盛的。桐城派以方望溪爲祖，後來姚姬傳，曾濬生都是桐城文著名的分子。因爲方苞是桐城人，所以便名爲桐城文。不過後來談桐城文的人，都要說到歸有光；因爲方望溪的文，是從歸有光一派學的；所以說歸有



光是桐城文的遠祖。一般的論者，都是如此說的。

我以為桐城文的遠源，固然是歸有光；不過歸有光以前，還有歐陽修；歐陽修以前，還有史記。若寬泛一點說起來，應該說史記是桐城文的遠源。

若嚴密一點說：桐城文和歸有光，已有大不相同處。桐城派自方望溪以來，至姚姬傳而一變，至曾滌生而再變；其間變化，雖有不同，然皆和歸有光相去愈遠。桐城文



著名的分子，如方望溪，如曾燕生，都說歸有光的文，未免俚俗繁冗。望溪的文，以平正雅潔為主，而絕少神韻。歸、方二人，除一平字外，絕無相同處。

照現在的眼光看起來，可以說：從史記經過歐陽修，以至歸有光，文理皆有情；方望溪以後，文理便沒有情了。文學本來是偏於感情的，情是文學的重要分子；桐城文既缺乏了情，當然不能算絕妙；歸有光的文，是富於感情。

的，他也當然和桐城文不同了。

史記，歐陽修，歸有光，皆富於感情；而史記又爲離騷之變，離騷爲國風之遺。從此看來：面目上雖然有變化，實際上乃是一個系統傳下來的。而歸有光與桐城文，只不過是面目相似罷了，實際上相去甚遠的。

本來在清初的時候，文體蕪雜不堪；方望溪起來矯正他，以古文義法相號召，而以雅潔爲歸。他自己說道：





自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解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無一雅潔者。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

他又說道：

言有序，言有物。有序要矣，有物尤要。非讀書而明於事理者不能也。

望溪所謂義法，不過如是。大概是表面上的工夫。只「言有物」一句話，是實際上的工夫。後世桐城文流為空疎浮泛，便是「言之無物」的毛病了。

總之：桐城文自有他的好處；方姚曾的變化也不同。說來很長，這裏不能多說了。這裏不過說明歸有光和桐城文的異同。①





十 歸有光的文學作品與現代的短

篇小說

照我看起來，歸有光的文學作品的一部分，差不多和現代的短篇小說，沒有兩樣。不過是文言及白話的分別罷了。然這不是實際上的不同。譬如胡適之譯的短篇小說之中，也有幾篇是文言；然不會因為他是文言，便損



失了他實在的價值。再嚴格的說，也有簡略和詳細的不同。歸有光的文學作品，何等簡略；現代的短篇小說，描寫得何等詳細。然這也不是根本的不同。因為歸有光的文學作品雖然簡略，然他一句話所寫的事，可以抵得現代人幾句話所寫的事；文雖有詳略之分，所描寫的，並沒有減少；描寫得逼真，也相同。所以我們也不能拿這一點，來說他們是兩樣。



我本想揀幾篇已譯成中文的歐美名人的短篇小說，也揀幾篇近人做的短篇小說，一并錄在這裏，以資比較。後來因為篇幅太長了，不能多錄；而且恐怕譯者或作者，不願意讓我選錄，只得不得錄。但將我腦子裏所能記得的幾個篇名，寫在這裏；讀者可以按著篇名去看原文。也說不定原文已經讀過，只一說篇名，便可以知道了。

不過只以我腦子裏所能記得的為限；其他我所

不能記憶的，或並沒有讀過的，我也不臨時去找他們來。

逝者如斯 英名 The Funeral 瑞士甘勒 Gottfried

Keller 原著 周瘦鵑譯 在歐美名家

短篇小說叢刊內

芳時 英名 Phoenix 瑞典史屈恩白 A. J. A. S. T.

Indbergs 原著 周瘦鵑譯 在歐美名家短篇

小說叢刊內





愛情與麵包 著者全上 胡適之譯 在胡適短篇

小說內

第二的母親 日本武者小路實篤著 周作人譯

在現代日本小說集內

亡姊 日本長與善郎著 周作人譯 在現代日本

小說集內

小小的一個人 日本江馬修著 周作人譯 在現



描寫人生斷片之歸有光

代日本小說集內

一〇八



十一 歸有光的詩

歸有光雖不以能詩著名，但是他的詩，也很好，大概是實情實景，不假修飾；也是和他的文一般，可稱為寫實派，或自然派。他的詩，別集裏有詩一卷。現在選錄幾首在這裏，以見一斑。

遊靈谷寺



晨出東郭門，初日照我顏。春風吹習習，好鳥聲
綿蠻。巖阿見黃屋，登披尋神山。半日猶山麓，十里長
松間。蜿蜒芳草路，寂寞古禪關。畫廊落丹牋，朱戶蝕
銅鑲。殿起無梁迴，塔留玩珠攀。蒼鼠戲樹捷，野鹿看
人閒。山深靜者愛，日宴未知還。

甫里送妹

甫里縣西角，吳淞水流澌。吾往不能歸，入門復



咨齋。小女來相將，奉衣問何之。人生會有適，憐汝送
姑時。

金陵還家作

自從出門日，預言相見期；西風揚子渡，猶嫌歸
棹遲。於今對寒月，芭蕉露漉漉。一兒縣城西，一女松
江湄。心情兩縈繫，有如蛛網絲。

鯉魚山



鯉魚山頭日，日落山紫赤。遙見兩君子，登岸問苦疾。一此地饒粟麥，乃以水蕩漚。水留久不去，三年已不食。今年雖下種，濕土乾芽苗。因指柳樹間：一此是吾家室。前月水漫時，羣賊肆狂獍。少弟獨騎危，射死五六賊；長兄善長鎗，力戰幸得釋。因示刃箭痕，十指尙凝血。問之此何由？一多是屯軍卒。居民亦何敢，爲此強驅率。始者軍掠民，以後軍民一。民聚軍



勢孤；民復還劫卒。鯉魚山前後，遂爲賊巢窟。徐沂兩兵司，近日窮勦滅。軍賊選驍健，叱呼隨主帥。民賊就擒捕，時或有奔逸。其中稍黠者，通賄仍交密。以此一月間，頗亦見寧謐。」二人既別去，予用深歎息！拔髮一童子，其言亦能悉。「民賊猶可矜，本爲饑荒迫。軍賊受犒賞，乃以賊殺賊。吾行淮徐間，每聞邳州卒。荆楚多剽輕，養亂非宏策。」



寓漕湖錢氏，錢本吳越王裔，聚族于此地，名錢港。
錢港湖鄉，杳名家古木栽。微茫諸水匯，飄泊一
船來。問遺交情厚；流連笑口開。因看吳越語，世事使
人哀！

小屯

小屯不知名，土屋數十家；少婦時出汲，黃沙沒
弓鞋。



清明濟上

瀛洲三月雪中行，千里常風到濟甯。道上女郎
斜插柳，始知今日是清明。

初發白河

白河流水日湯湯，直到天津接海洋；我欲乘舟
從此去，明朝便擬到家鄉。

胡風刮地起黃沙，三月長安不見花；却憶故鄉

風景好，櫻桃初熟正還家。

過興濟

河水迢迢去路賒，春風不住捉飛花。行人共說前朝事，指點當時戚畹家。

李廉甫憲副書齋小酌

青燈夜雨十年前，今日書齋各黯然。不是故人無舊話，淒涼只說楚江邊。





十二 歸有光的小簡

他別集裏，又有小簡二卷。都是隨便寫給朋友們的書信。從這裏頭，最足以看得出他的性情，品格來。今也選錄幾首足資代表的，以供讀者之參考。

與王子敬

腰痛發作，甚苦！方有望洋之約，恐無緣耳。思會



慕表，描寫近真。生眼觀之，何如？

兒子壙志，附去二通；其一與子欽去年合讀騷，即此時也。兼以時序相感，痛不忍言；此亦至情，嘗爲人所嘲笑，豈皆無人心者哉？乞勿以示人！

秋高氣清，明月皎然；永夜不寐，惟有哭泣而已！向作疏偈數首，獨曾寄孺允；今寄去一卷。昔在萬峯山中，讀大藏經，信其理如此，非狂惑也。



縣久敝，所應用官錢並被浸沒；衙中一魚一菜，悉自買，比市價貴，此尤可笑。日理民訟，一日人命亦可數起。昔年彭戶部在吾縣，頗稱健吏；計僕所決之訟，兩月間多于彼三年矣。奈何自苦如此？向到顧渚採茶，登覽太湖，悵然有歸來之志。承及宋史，意甚悵悵，恐遂不能有成，然不能忘也。人行草草。

與沈敬甫



兒子于敵篋中，尋檢半日，得文三首，送看。書張貞女獄事，當附死事之後；但傷訐直，不便于眼前人；泌之，俟後出可也。此文頗有關係耳。

子遇連來求兩文去，皆俗者，作俗文亦是命。

僕文何能爲古人？但今世相尚，以琢句爲工；自謂欲追秦漢，然不過剽竊齊梁之餘；而海內宗之，翕然成風，可爲悼歎耳。區區里巷童子，強作解事者，此



誠何足辨也。

二詩乃哭耳，不成詩也。昨見諸友，多欲爲僕解悶者。父子之情已矣，惟此雙淚，爲吾兒也。又欲自禁耶？

安亭情景，更悲念兒在枉死城中也。山妻哭死方甦，舊疾又作矣。所索文字付之。尙書序亦乞錄付，庶病者少寬，當以此等自解，然恐上能解也。痛痛！頭



髮嘗有二三莖白者。炤鏡視，十二月忽似添十年也。人非木石，奈何！奈何！寄去亭記，欲圖刻石，不知如何可就？五弟觀之，世之居子，若以曾子之責子夏者，則吾有罪焉耳。

不見忽踰月，節候頓易，日增感傷。涼風吹人，悉成涕淚。令女未有紙錢之及，此心歉歉。鳧短鶴長，其悲均也。何如何如？



山城僻處非當孔道，雖隔一湖，視燕京更遠耳。爲五斗米折腰，意默默不能自得也。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奈何！內丞相不案吏，僕性實不喜案吏，人謂不能稍案吏，人翕然稱之；僕獨笑謂吾非案吏者，聊以戲君，然竟不案吏也。每視事，吏環立，婦人孺子繞案傍，日常有數百人。須臾決遣。自以爲快。或勸自尊嚴如神人，又不能也。與太學生飲，人或譏之；然



無太學生肯相召飲者，恨不得與老兵飲耳。人須當任性，何可強自抑遏，以求人道好？昨從顧渚山望太湖，風帆半日，可到家矣！以公相知及之。

大水沒路，不通人行，遂至音問隔絕，此鄉懲連年亢旱；今歲却種花荳；淫雨滄爛；奈無圩岸，橫水泛溢，莫能措手。昨兩日雨止，覺水退一二寸；一年所望花荳，已無有矣。方令人番耕買秧插蒔，倍費工本，又



太後時，然不無萬一之望。人來言：西鄉極恒擾。非是此地高強；此間人耐荒，西鄉人不耐荒耳。文字三首，送敬甫、子敬、懋儉、共觀。嘗記泉老說王濟之官至一品，富擬王侯，文中乃自言家徒壁立；可笑吾無隔日儲，然文字中着一貧字不得，殆不可曉也。喉中嘗有痰，殊不快耳。不如意事，不如意人，須勿置之胸中可也。



城市中耳目日非，來此雖極荒絕，能令人生道氣也。遊山記殊有興致；略看一看，僭抹數行，不知何如？因淚多傷目，不耐久看文字，極困悶也。舊與純甫遊此山，山北破龍澗，下抵白龍寺，尤奇勝。有泉一道，從破石間下流，可一里；相傳有白龍破此山而去，其形勢真如劈破；幽泉亂石相觸，淙淙有聲；旁多珊瑚瑤草；石罅間時有積雪。賢昆玉不曾到此也。讀記，因



懷純甫，爲之惘然耳！

與陳吉甫

吾兄何日計偕？明年過二月，恐僕又還舍，不相值也。王大夫真有故人情；然政不必依靠人，往來自任吾意耳。一日有事天雄，見向時右丞子，執經門下者，與之坐；久之別去。人生何自苦？吾輩尙不可謂之老，然同時已半謝矣！府中夜臥，聞更鼓聲，醒然不寐，

追念平生故人，欲如少年聚會，何可得也？偶人還，附此爲問。草草！

與吳三泉

綠蕉可分，乞命守園者，爲銀鹿助強，以家僮他出故也。建蘭遺種，公固以棄之，并以賜僕，何如？僕舊時讀書東皋，後家居，爲作志，以爲恨不得負其地以歸；今舍前所植，并公家物，則可謂負其地以歸矣。幸





恕不廉！

昨侍坐燈下，偶懷遠人，不覺爲情所使。中夜思之，赧然汗出，此亦侍于君子之愆也。已知罪矣！晨欲往東泉，然心火騰沸，鼻中頗有氣息，遂懶束髮也。

與徐道潛

向云萬樹梅花，徒見其枝條。山中猶寒，卽今多未破綻；日令僮奴探之，居人云：年嘗到二月中，花始



齊。魯叟乘此時來，且有月益奇耳。今歲節氣晚，若要桃花，須清明後也。社約初意合得亦好，但諸人志趣終不同，當以閉門爲上。魯叟亦豈可受此羈縻耶？僕在此亦甚苦，作文每把筆輒投去，欲從山僧借楞嚴經以自遣耳。日夕望面晤，不復多及。



◎本章所引的舊文體的名稱，如典志，傳誌，雜記，論著，書牘，詞賦，哀祭等，是照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所定的名詞為準。

◎戰國策中蘇秦，張儀等之談論，爲演說錄之；演而爲後世論政，論學之文。而當時也有不是口說，乃是上的書，故書牘之一部分，亦爲演說錄。然其後李陵答蘇武書等，完全是抒情文，故書牘之一部分，又爲抒情文。

歐愈的圜者王承福傳，蘇軾的方山子傳，及其他相似的作品，都是小說。
歐陽修的秋聲賦，韓愈的祭十二郎文，王守仁的榕旅文，及其他相似的

作品，是抒情文。以此爲標準去看，便容易明白了。

◎舊時所謂古文中的一部分，拿他當小說看，不是我的創說；清初張山來蘧風初新志，他便是將古文中的一部分，當小說看了。

◎明史文苑傳，及列朝詩集小傳，王撰墓誌皆，銘說歸有光九歲能文；今全集內載有他十歲時所做的文一篇。

◎震川是他的門生稱呼他的尊號；因爲他所居的地方，近於太湖，太湖古名震澤，故稱震川。他自己有震川別號記一篇，說明此意。





◎歸震川的文集，先有三種刻本：其一，是他的門人王子敬，替他在福建刻的；其二，是他的子孫某在岷山刻的；其三，是他同宗的人歸道傳，在常熟刻的。三本所刻，皆不完備。最後他的曾孫歸元恭，在前清康熙時，才重行編定他的全集，刊行於世，就是現在所通行的本子。共文集三十卷，別集十卷。此本今有石印翻印本，購買甚便。

◎相傳歸有光嘗用五色筆，圈點史記，標明起結轉折處。今坊間有歸方（方苞）評點本之史記出售。然明史文苑傳，列朝詩集小傳，墓誌銘等，皆



不曾說起他評點史記的事。故這事未必可信。乾隆時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已評論歸氏圈點史記，可見此種史記，流傳已久，不從今日始了。總之此種在文字表面上的研究，沒有甚麼價值。歸氏圈點本史記，是真還是假，和歸氏的古文關係不大，我們置之不論就是了。

④上文所說到的錢牧齋，就是錢謙益；明末清初，常熟人。方望溪，名苞，清初康熙時，桐城人。姚姬傳，名鼐，前清乾隆時，桐城人。曾濬生，就是曾國藩，前清咸同時，湖南湘鄉人。



④以上都是照抄得歸有光的原文；不過把他加了標點罷了。有人說：只要節錄便是了，不必抄全文。我却以為不然。他的原文，前後是貫串的；倘然錯得不小心，竟要失了他的原意。也有人用現代的白話文，將他翻譯出來；這種辦法，更容易失去他的原意。所以這兩種方法，我都不採用，只用笨法子，照錄他的原文。

照搬文學家的習慣，還要在每篇之後，加個批評，這種法子，我也以為不好。因為籠統的說幾句無關痛癢的話，不如不說。再有逐句加圈點的一



法，我也不採取。總之：我錄了這幾篇原文在這裏，他大概的好處，我在前面已經說明白了，讀者可以自己去領會。

舊文學作品中，所謂應酬文，如墓誌，祭文等類，多半是虛偽的。在今日看起來，沒有存在的價值。然我這裏所錄的幾篇，却是仍舊有價值。因為文中人多是歸有光自己家裏的人，或和他有密切關係的人；所以他文的話，都是真話，和一般虛偽的作品不同。

這裏所錄的重修承志堂記及家譜兩篇，思想都很陳舊；但這是古今人



的觀念不同，不單是文學上的問題。純然在文學的本身上說，不能因此便說他不好。這一層恐怕讀者誤會，所以不得不說明一句。

④桐城文雖以方望溪爲祖；然在望溪時，並無桐城文的名目。桐城文的名目，是姚姬傳時產生的。

史記爲離騷之變，參看拙作中國文學史略。

關於桐城文的變化，可參看拙作中國文學通評之第一章。